

# 六大花器之形

瓶花高昂 盘花深广 缸讲块体 碗求中藏 筒重婉约 篮表端庄

在传统的中华插花艺术学中,花器,除了是装水养花的“水器”之外,还有两大象征意义:一是生长万物的“大地”,二是庇护花木的“金屋”或“精舍”。

古有“假盘盂以作地”“什么环境长什么花的观念”,花器的机能有如大地的“藏无尽”一般。

这,是黄永川教授在他文章《承天载物,宝器分花——论花器及其应用》中的论述。近日,记者在采访中,看到了草月流(日式)二级师范教师Ada在2017年于花展中购得的一本书《黄永川教授年度大展主题论文集·1995年文人插花至2014年异常邂逅》,上文就出于集中。

黄永川,自幼学习书画,曾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、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,精研中国美术史论、文物鉴定、中国插花史,于1986年创立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,推广、复兴中华花艺。2003年和2013年,他分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,举办了其个人书画展。

他论述道,花器的种类依造型、质地、时代、运用等不同属性而有不同风格。从时代分,有古代花器、传统花器、现代花器等;若以运用之方便而制作的花器而言,可分专用花器、借用花器和创作花器。

他同时提到了典型的六大花器:“花器的造型,系透过直线与曲线从事形体或角度的大小、多少、高低、长短、厚薄、深浅、宽窄、粗细、垂翘、扁鼓、凹凸、缓急等,作节奏、对比、夸张等规则或不规则的发展与变化。由于它是一种盛水器,其最终的形式约有口、颈、腹、底、足、耳、梁、把手等部位的重点营造,形成形形色色的美妙器式。这些器式再因功能特殊因素加以订名,最典型的就是瓶、盘、缸、碗、筒、篮六大花器。”

六大花器依其造型特征,表达在花艺上的特色是“瓶花高昂、盘花深广、缸讲块体、碗求中藏、筒重婉约、篮表端庄”。其他器型如壶、尊、罍(léi)、甗(bù)、觚(gū)、爵、盃(hé)、簠(fǔ)、簋(guǐ)、敦、鼎、鬲、甗(yǎn)、勺、瓢、洗、盆、囊……原非花器,但延作插花,格高气胜,可有出人意料的效果,在传统习惯中不仅被引用,且作为花器造型加以开发或延伸;如宋代的三十一孔花器等,丰富了花器的可看性与文化内涵。

“在上述众多的器型中,各器型因其部位的重点及功能的微妙表现,又能衍化美妙的造型。”黄永川尤其以瓶为例,说道:口的大小、厚薄、垂翘、高低;颈及胸,或膝的高低、长短、大小、粗细、深浅、扁鼓等等搭配,就可成就万千的瓶型。

有些瓶型经时间的沉淀予以命名,如天球瓶、观音瓶、赏瓶、葫芦瓶、梅瓶、棒槌瓶、玉壶春、筒瓶、蒜头瓶、橄榄瓶、莱菔瓶、胆瓶、长颈瓶、摇铃瓶、萝卜瓶……各瓶型具有特殊的美感,加上数量的因子如五岳朝天瓶,或因插作的功能考量,各类形制,美不胜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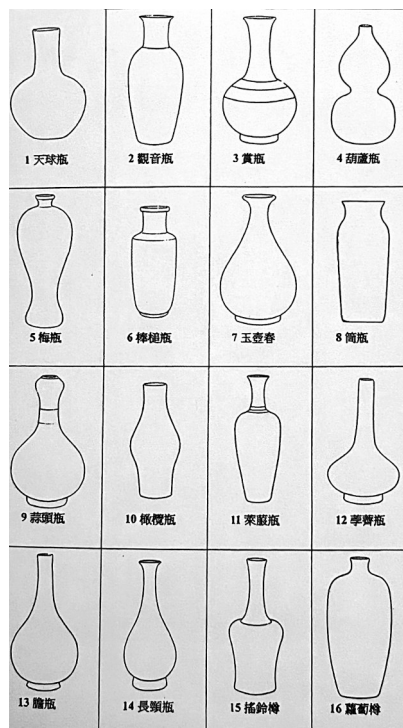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然,部分的重点及表现是否具美感,端看器型整体的结构及平衡感而定。”



■清,张雄《篮花图》,《中国传统插花艺术》供图



■明,仿定窑白釉花觚,故宫藏。内配铜胆。觚为酒器,始见于新石器时代陶器,夏、商、周时期流行青铜觚。仿青铜觚的瓷质花瓶,俗称“花觚”,流行于元、明、清三代。



■花器里的“瓶”的各种样式。《黄永川教授年度大展主题论文集·1995年文人插花至2014年异常邂逅》供图



■清,赵之谦《玉堂富贵图》,《中国传统插花艺术》供图

## 黄永川:古云“大地无尽藏” 中华花艺以花器为大地

古云“大地无尽藏”。大地因其“含宏光大,博厚直方”,且“义既存于含养,道亦闻其牧生”,具有“长养稼穡,持带山川”之德。而中华花艺以花器为大地,花器之为物自非装水养花、欲花不萎而已,其间饱含大地象征之德;而制器者之用意,用具者之释情,凌乎器上,古以“宝器”视之,不也恰当!他方面,古人爱花惜花,尊重花的生命

与尊严,以虔诚之心备妥宝器,分神器上,用意无他,珍惜与赞叹而已!

花器之质材或有贵贱,形制或有美恶,色彩或有华庸,纹饰或有繁简,技法或有生熟,格调或有雅俗,表现或有高低,甚至年代或有深浅,一件人格的花器对花艺家而言委实不言而喻。当其作用时,真心投入,事如己出,经插花者的投

射、移情等变化,在作品中产生质变,成就其内涵价值之所在,也是渠所以迷人的地方。当其闲置时,则“不啻庙堂之彝鼎,何如席上之珍奇”,呵护备至,或摩挲欣赏,或传世典藏,难怪今日国际拍卖场上,一件明清花瓶动辄一两亿新台币,岂偶然哉!

(摘自黄永川《承天载物,宝器分花——论花器及其应用》)



■汉代,花树绿釉陶盘,现藏大英博物馆。《中国传统插花艺术》供图